

本轮疫情冲击危机与2008年金融危机的比较与展望

李云 谢洁华 李成青

摘要:2020年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安全和全球发展态势产生了重大影响。本轮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的冲击危机,进一步强化了市场对全球经济的悲观预期。市场普遍认为,本次疫情将造成全球经济深度衰退,其冲击程度将远超2008年金融危机,使全球不确定性的经济预期更加雪上加霜。有别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范围主要集中在金融领域,一方面,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形成的冲击危机对社会以及全球经济的重创具有系统性,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数不断上升,并导致全球经济加速下行,危机影响的范围、结构、程度已出现新的变化;另一方面,资产价格偏离内在价值、金融衍生产品泛滥、企事业单位及居民债务率攀升、金融系统脆弱性上升、市场信心下降等一系列问题,则始终穿插在危机的过程中。这就需要我们能对历次金融危机进行深入分析,总结掌握历次经济金融危机的演变规律,以史为鉴,深刻理解和把握经济金融运行的内在机理和逻辑,提炼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与金融发展的有益启示,制定出有针对性的防范和应对措施,更好、更有序地应对危机。

关键词: 疫情;经济;危机;比较;展望

中图分类号: F831 **文献标识码:** A

现代经济环境下,金融与经济发展高度相关,金融危机频发与当前全球经济下行如影随行。金融危机浪潮循环往复,虽然历史上每次金融危机发生的外在表现与具体危机的演变历程各异,但资产价格偏离内在价值、金融衍生产品泛滥、企事业单位及居民的债务率逐步攀升、金融监管有所缺失加剧金融系统的脆弱性以及金融市场的信心下降等问题,总是不断在危机中出现,并相互影响。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从2020年3月开始在世界快速蔓延,全球的经济体系和金融市场,同时在供给端和需求端都受到强烈冲击,而且本次冲击的强度已超过2008年的金融危机。新冠肺炎疫情使全球出现的微弱经济复苏势头迅速熄灭,整个国际金融市场出现恐慌性的市场反应,包括股市、债市、大宗商品、贵金属等市场波动加剧,价格急速下跌,严重危及全球经济体系的资金流动性,并进一步对资本市场、大宗商品市场、债券市场以及外汇市场等交易体系产生剧烈冲击,给全球的经济、贸易和金融体系带来深远影响。与2008年的金融危机不同,本次危机的本质是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经济衰退。其影响范围和方式也不同,给全球经济及社会带来了更深程度的影响。全球

作者简介: 李云,博士研究生,中南大学商学院;谢洁华,中国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高级经济师;李成青,中国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高级经济师。

债券、大宗商品、原油、贵金属价格频频暴跌、汇率波动加剧，大多数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均出现较大幅度贬值，进一步影响到全球市场的流动性。多国消费抑制、经济停滞，并随着金融市场以及产业链条传递，使全球经济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大部分国家经济出现大幅负增长。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大多推出量化宽松政策来应对疫情冲击。这在短期内能带来一定的效果，但从长期来看，将加剧金融体系的风险累积，更加容易使资本市场、债券市场、大宗商品市场等出现大范围动荡和恐慌，令世界经济形势以及金融风险更为错综复杂。因此，怎样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反复波动带来的各种风险冲击，以及阻断或防止金融市场的交叉传递风险，成为当前值得关注并亟需解决的问题。因此，唯有对历次金融危机进行深入分析，洞悉、掌握危机的本质及其演变的规律，以史为鉴，深刻理解和把握经济金融运行的内在机理和逻辑，通过提升化解金融危机的预判性和针对性，建立健全联防联控长效机制，制定应对危机的相关政策储备等，才能以科学、合理的应对措施，有针对性地防范类似的危机重演。

一、危机的本质区别

本次疫情危机源于疫情的快速蔓延。为有效遏制疫情，各国政府采取了延迟复工、全民居家隔离等防控应对措施，使大量生产活动及线下消费被强制性叫停，严重影响了需求和生产，导致疫情严重影响了全球经济。2020年10月1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世界经济展望中，预测全球经济在2020年将萎缩4.4%，较2020年6月的预测值上调了0.8个百分点。同时，预测中国经济2020年全年实现正增长。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特别是2020年上半年，疫情给经济活动带来的负面影响远超预期。欧元区2020年第一季度GDP环比下降3.8%，第二季度环比下降12.1%，两个季度均创欧元区自1995年以来的季度最大跌幅。其中，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10个国家2020年第二季度经济下降均超10%。欧盟委员会预计，欧元区19国经济2020年将缩减7.7%。美国为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经济持续下行。2020

年第一季度美国GDP环比下降6%，第二季度环比下降32.9%。IMF预测，美国全年GDP将下降6.6%。2020年第二季度日本实际GDP环比下降7.8%，按年率计算下降27.8%，创有历史记录以来的最大下降水平，且为连续三个季度下滑。中国在2020年第一季度GDP下降6.8%，第二季度增长3.2%，综合2020年上半年GDP仅下降1.6%。据此，穆迪预测中国2020年全年GDP将增长1.9%。而根据IMF的预测，各国经济均将出现深度衰退，其中，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分别为：日本-5.8%、英国-10.2%、德国-7.8%、法国-12.5%、意大利和西班牙均为-12.8%。

本次危机本质上与2008年的金融危机不同。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由于美国的金融体系过度创新、加剧过度的借贷化以及企业、居民使用过高的财务杠杆率，受利率波动影响，使金融体系的基础资产发生贬值，加上高风险金融创新产品的层层杠杆，最终爆发了金融危机。而本次疫情造成的危机本质是经济停摆、产业链条的短暂停滞，打破了经济体系的循环规律，造成经济发展的内源性动力不足，经济风险冲击由实体经济逐步蔓延扩散至各市场领域，造成各经济体流动性缺口压力急剧增加，其风险也通过产业链条的连锁反应引发更大的负面影响。本次疫情危机呈现冲击范围广、影响规模大、高度传染性的特征。根据Worldometer的数据，截至2020年10月19日6时30分，全球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40243940例，累计死亡病例达到1117893例。确诊病例超过10000例的国家共有109个，波及范围不断扩大。特别是近期，随着北半球冬季临近，全球确诊病例出现激增，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连创新高。欧美地区情况尤为严重，疫情持续快速蔓延，未来走势仍不明朗。由于不可知、不可控因素较多，因此，疫情冲击危机的影响仍可能进一步加深，仍存在波动风险。特别是目前实体经济仍未实现全面复苏，难以有效稳定经济基本面。

二、危机传递渠道对比

金融危机具有高度的传染性、关联性与系统性。在现代经济体系中，金融机构具有关联度高、风险传播快的特征。少数金融机构的风险会影响到其合作客户及同业机构等，而一旦牵涉到广泛受众，风险传递

渠道增加，其扩散速度将呈现几何级数增长。本次危机的风险传递更呈现全面性特征。

（一）产品传递渠道

2008年金融危机主要源于资产证券化以及衍生产品的过度应用，由美国金融危机波及全球金融市场及金融机构。由于次级抵押贷款证券化后，商业银行等实际贷款者通过一系列环节将次级抵押贷款债权相关风险和收益从自身资产负债表中剥离并转移至投资次级抵押贷款证券所有者的资产负债表中，从而使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对冲基金、养老基金、共同基金等投资者成为抵押贷款证券所有风险和损失的最后承担者，加上通过金融产品创新，投资层层嵌套，进一步加剧了冲击范围。因此，危机一旦出现，就会通过产品传递爆发，殃及全部投资者。

本次危机除医疗和抗疫相关产业未受到影响外，其他行业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和冲击，服务业以及旅游业的影响尤其严重。而全球贸易疲软和供应链受损，加上逆全球化势头的抬升，也进一步影响全球经济。

（二）金融市场传递渠道

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由于金融机构严重亏损触发美股暴跌并引发全球股市大跌，在金融市场中主要影响股市，又由于大量资金的快速撤离，连带使新兴市场国家的股票市场也受到严重冲击，相继进入熊市。

本次危机与2008年金融危机在金融市场中的风险传递渠道相似：疫情冲击加剧了市场动荡，除股市外的债券市场、外汇市场、大宗商品市场、衍生品市场等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动荡，从而加剧了市场的恐慌，进一步加速了资产价格的下跌。但本次危机由于是经济引擎的临时熄火，因而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更为全面和直接。疫情冲击还加剧了金融风险的交叉传导，加大了金融市场变动趋同化的现象。但目前全球市场中行之有效的金融风险应对管理措施以及政策工具非常少。

疫情的叠加致使经济萎缩，其中，新兴经济体的萎缩程度更大。特别是为应对危机而普遍推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扩大了财政赤字，加重了债务负担，使新兴经济体的债务脆弱性进一步凸显，其主权债务违

约概率提高。例如，印度、阿根廷、南非等国家，近期的主权信用评级都已经下调。

（三）国际贸易传递渠道

2008年金融危机主要通过双边贸易渠道影响新兴经济体。这种影响是非常直接和明显的。由于当时美国居民收入下降、消费减少，从而影响了进口，造成大部分新兴经济体在2008年全年出现对美国出口的负增长。2008年全球贸易仅增长4%，主要是美国经济减速所致。由于美国经济总量以及贸易量在全球的占比较大，因而从源头影响到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增长。

本次危机使全球贸易全部暂停，影响面更大。疫情导致外贸企业订单取消或延期，全球价值链和服务贸易受到很大冲击，并加速传导。2020年，全球商品贸易第一季度同比下降3%，第二季度同比下降17.2%。在2020年第三季度，由于各国恢复生产和放松封锁措施，国际贸易出现反弹。世界贸易组织预测，2020年全年全球商品贸易将下降9.2%。本次疫情的冲击提高了货物的运输成本、降低了贸易便利化程度。商品贸易成本的增加，加上经济下行影响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增加，都对贸易恢复造成了干扰。此外，疫情冲击下大国之间博弈加剧、逆全球化情绪加大、国际经济关系趋于紧张混乱，以及有效消费需求的萎缩，也不利于全球贸易的恢复，使得国际贸易的恢复呈现更为复杂的态势。

（四）流动性传递影响

2008年金融危机中首先是金融机构的流动性显著恶化，出现典型的流动性危机，进而导致后续一系列危机。同时，由于欧美机构流动性不足，促使欧美大量的资金快速撤离新兴市场国家，使新兴市场国家的流动性出现问题，金融机构整体出现资金匮乏以及持有资产难以有效变现的难题，导致金融危机的迅速扩散。

本次危机是由于停工、停产而造成企业流动性不足，从而引发危机，并通过经营贸易环节进行传递，并导致金融市场大幅度波动。2020年4月3日，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将远超金融危机，特别是资本从新兴经济体集中流出的现象更加严重。目前，已有超过90个国家向IMF申请资金救助，为此需要全球各国协同抗疫拯救

经济。此外，全球的需求大幅下降还导致大宗商品价格暴跌，使得资源输出型国家的公共财政和外贸出口进一步承压。

与2008年金融危机相比，当前，银行拥有更多的资本和流动性，且已经历了压力测试，主要国家央行的流动性支持有助于降低融资风险，因此，银行的处境比2008年金融危机初期更好。但实体经济企业受影响程度较大，已引发倒闭潮。例如，截至2020年8月9日，美国年内已有424家公司申请破产，为201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五）联动效应扩大

当前，全球金融市场已经形成一体化运行网络，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股票、债券、外汇、大宗商品、金融衍生品等市场之间高度联动，风险跨市场、跨行业、跨领域、跨国界交叉传染的特征日益凸显，并呈现出显著的羊群效应。一方面，疫情的冲击与催化，造成经济活动的中断，居民争相购买避险资产，并改为持有大量现金，形成价值链与资金有序流动的负反馈与负循环，导致经济面和金融体系的恐慌，并随着危机的扩大而造成整个社会的集体恐慌，给后续发展带来了更大的经济金融压力；另一方面，疫情的不确定性也进一步影响经济的复苏和稳定，不断有企业破产和大量裁员，主要国家的失业率不断上升。例如，2020年7月，欧元区的失业率增加到7.9%，美国的失业率则高达10.2%，均已创近年新高。企业和个人债务违约概率不断提高。根据国际金融协会的统计，全球公司违约率持续上升，2020年第二季度，非金融公司债券违约规模达700亿美元，为有史以来最高值。汽车、航空、电子等部分行业面临产业链断裂的风险，危机的联动效应更加明显。

三、危机影响范围对比

2008年金融危机源自于美国，并进一步影响到欧洲、日本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受其影响的以发达经济体为主。2008年1月，美国的失业率开始不断上升，并在2009年10月达到历史最高值10%。金融危机的影响，主要还是体现在金融机构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对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金融体系均造成了巨大的

冲击，2007—2010年，美国共有326家银行倒闭，造成上万亿美元的资产损失。危机还从金融领域扩展到实体经济，并导致2009年全球经济出现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美国的经济总量大，在全球商品贸易中占比高，美元是最主要的国际货币，加上危机波及到欧洲、日本等发达经济体，而包括美欧日在内的发达经济体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70%，因而其经济和金融出现问题，自然会严重影响到全球经济金融。

以往危机对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需求端，而本次危机则是同时影响需求和供给两端，加上本次危机影响面更广，全球各国基本都受到影响。特别是美国、欧洲、俄罗斯等经济体受到的影响更大。本次危机影响还具有全面性，包括人口流动、经济波动、资金情况、金融市场、商品市场、全球贸易等各个环节，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特别是疫情中的强制隔离措施限制了消费活动和需求，导致全球各种市场消费需求受到全面抑制和停滞。与此同时，由于外国居民普遍储蓄率较低，随着居民收入的下降，以及失业率的上升，消费端全面承压。根据世界银行报告，本次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在过去150年的经济危机中排名第四，疫情可能导致80%~90%的国家陷入负增长。高善文（2020）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产出的影响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2~4倍，而对总体价格水平的影响只有2008年金融危机的20%左右。从经济产出的角度看，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是史无前例的，比2008年金融危机要严重数倍。当前，疫情造成经济停摆，使政府在财政收入减少的同时，仍需加大财政支出用于刺激经济，从而加剧了各国的财政收支失衡。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经济基础更为薄弱、财政空间更小，有效实施政策工具更少。当前，全球经济下滑程度在加大，陷入深度衰退。为此，全球经济活动能否以及需要多长时间能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最终还要取决于疫情是否能得到根本、有效的控制。

四、危机主要救助措施比较

（一）2008年金融危机的主要救助措施

2008年金融危机源于美国的次贷产品，随后迅速演变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并对美国以及欧洲形成巨大冲击。危机期间，美国能快速地实现去杠杆化

以及资源要素的重新调配，主要是依靠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稳定经济，是美国经济自身适应能力强的重要表现。随着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美联储加大了货币政策力度，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成为美国政府救市的主旋律。美国政府充分利用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包括最大限度地将基准利率和贴现率下调到历史的低水平，并提供 7000 亿美元的金融救援计划，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金融救助方案。美国政府向美国第一大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提供了 1500 亿美元的救助资金，帮助其渡过危机。对债券和基金进行回购和担保，从“政府资助机构”收购 100 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债券，并动用超过 500 亿美元外汇稳定基金（ESF）为货币市场基金提供临时担保。美国政府通过大规模购入濒临清盘的金融机构的股权，为其直接注资，提供资金帮助，以防止风险继续扩散。此外，为推动美国实体企业以及经济的恢复，美国财政部还为美国汽车业提供了 174 亿美元的短期贷款，有效提振并刺激了美国汽车市场的需求，促进了汽车业等实体经济回暖。

2008 年为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政府紧急出台了 4 万亿元的经济救助措施，并迅速调整宏观政策措施，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连续下调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同时，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包括充分运用预算、国债、税收和公共支出等政策工具，扩大内需，保障和改善民生，特别是通过“增支”和“减税”两大手段，使得政策的效果被进一步放大。总体来看，我国政府的应对政策反应及时，实施速度快、力度强、范围广，有效引导并促进经济回升。

（二）本轮危机的主要措施

为加强疫情防控，全球多个国家均加强疫情防控的社会管理、加大流动性注入、加大经济刺激以及加强金融市场监管等领域进行管控。例如，多个国家实行了禁止高风险地区航班入境，对所有入境人员强制检疫及隔离，暂时封锁国家、城市等措施来加强应对。疫情暴发以来，全球金融环境收紧，加剧了全球金融系统的脆弱性。为应对疫情影响，全球开启新一轮宽松货币政策，为市场注入流动性，包括降低利息、降低准备金、减免税收、开启国债回购操作、扩大国债

的购买范围、出台股票卖空的管理规定、加大财政刺激等政策措施。尤其是美国，再次推出无限量 QE、降息至零，并与多个国家建立临时美元流动性安排（掉期交易），国会出台 2 万亿美元、美联储出台 4 万亿美元的刺激计划，在一两个月内出台了 2008 年金融危机中十个月时间才完全使用的宽松政策。欧元区、英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也都出台了各自的宽松货币政策和经济刺激措施。从具体政策看，德国、英国、意大利、韩国、泰国等国家出台了禁止卖空股票的政策。欧洲央行再次启动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加大资金的操作空间，并不断放宽对银行业的监管要求，还将紧急抗疫购债计划规模扩大至 1.35 万亿欧元。加拿大政府出台 820 亿加元的援助方案，相当于该国经济总量的 3%。G20 表示，将向全球经济注入 5 万亿美元，并进一步承诺将大规模为经济体提供财政支持。总之，在疫情期间采取非常规货币政策已成为各国政府为应对疫情危机而采取的逆周期调节的主要措施。

总体来看，目前各国实行的措施既能支持经济复苏，也能保障企业经营生存，短期内利好经济，也具有强支撑作用。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央行已有效吸取了 2008 年金融危机的一系列经验教训，能够在危机发生时对所有金融市场全面进行流动性管理，充分利用政策工具为市场注入流动性，适时控制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受损程度，避免金融机构因为流动性出现问题而导致全球金融危机。尤其是能够保证美国经济稳定，避免金融机构出现大面积违约，对全球经济金融的稳定至关重要。

为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明显加大，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同发力，采取包括对企业实行减税降费、贷款贴息等财政补贴政策，发行特别国债、专项国债。在金融风险方面，有针对性地增加市场流动性，进一步下调公开市场操作利率、MLF 利率，降低银行准备金以及定向降准，引导金融机构不得对受疫情冲击较大的行业、企业盲目抽贷、断贷、压贷，尤其是加大了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鼓励金融机构对上述行业、企业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并给予 3000 亿元专项再贷款、5000 亿元再贷款再贴现专用额度和 3500 亿元政策性银行专项信贷额度。同时，还采用直达实体的政策工具打通货币政策传导和财政转移支付机制，在持

续复工复产的情况下,有效确保经济的“六稳”“六保”。2020年第二季度以来,我国经济已呈现全面恢复的态势。2020年11月,我国PMI指数为52.1%,已经连续9个月站在临界点上。2020年第二季度,我国GDP增长3.2%,第三季度增长4.9%,前三季度我国GDP增长0.7%,成为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五、危机背景下的政策展望

本次疫情造成的危机本质是因产业链条的短暂停滞打破了经济体系的循环规律,造成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足,经济冲击由实体经济逐步蔓延扩散至各市场领域,流动性缺口压力急剧增加,其风险也通过产业链条的连锁反应引发更广的负面影响。由于目前疫情在境外迅速蔓延且存在反复,使得全球经济复苏进程更为缓慢且充满不确定性。当前,我国经济恢复情况较好,但主要体现在供给端的恢复,而在需求端由于疫情的不确定性以及收入减少的影响,目前仍未全面恢复。虽然国内政策可操作空间较大、弹性较足,仍有充足的储备应对未来疫情二次冲击挑战,但逆周期调整仍有完善的空间,需要总结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过程中的经验教训,跟踪全球经济金融形势变化,加强对国际经济形势的研判分析,做好一系列政策储备以应对疫情变化,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

(一) 宏观政策支持展望

我国当前经济恢复出现消费端恢复滞后于供给端、服务业恢复慢于制造业的情况,加上前期宏观政策调控的滞后效应尚未充分体现,前期宏观政策协调配合力度仍需增强配合度。因此,须进一步部署疫情防控新阶段宏观政策。

1. 完善宏观逆周期调控政策

持续关注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变化情况,有针对性地采取宏观政策加以应对,同时,借鉴全球危机调控的相关经验,结合我国自身的特点,进一步丰富政策工具箱。不断调整完善和优化符合自身经济特点的逆周期调控政策措施,并增强各项政策工具之间的配合力度。探索制定救助受大规模灾害影响的中小企业的法规体系,以支持中小企业在大规模灾害下的生存发展。

2. 进一步深化金融体系改革

做好应对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的充分准备,深化金融体系改革,创造条件确保资金有效进入实体经济。进一步加强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并进行有效的监督,确保货币投放的精准度,促进实体经济的有效发展。适当进一步延长贷款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政策的时间,为中小企业提供更长的恢复期。阶段性放宽金融资产风险分类标准,在短期内缓解银行不良贷款的释放压力,及时制定有针对性的金融风险防控措施,隔断金融风险的传染路径。阶段性适当放松银行资本管理要求,通过适当下调逆周期资本缓冲、放宽留存资本缓冲、放宽拨备监管要求(例如,减少疫情贷款的拨备计提)下调拨备覆盖率要求、降低部分行业或地区资产风险权重等措施,增强银行的逆周期信贷投放能力。适当延长资管新规的过渡期,简化银行资本工具的发行流程,缩短审批时间。有效降低境内金融机构在境外发行资本工具的税收成本,扩大优先股、永续债和二级资本工具的投资者范围,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探索建立商业银行对金融稳定的贡献度考核指标,加强金融稳定管理。

3. 有效扩大消费需求

当前,国内消费需求仍受制于收入下降以及不确定性影响,有效需求不足。对此,需要激发内需增长动力,在补贴中小企业的同时,相应出台政策补贴,扶持和刺激消费需求的扩张,通过扩大居民消费,合理增加公共消费,更大程度地发挥内循环的作用,加快促进供需平衡,实现市场平衡,并以此加快促进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格局。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扩展我国的全球贸易,进一步加强国际经贸合作,合理防范全球产业链条的“去中国化”,保障国际贸易畅通,推进国际产业链条协同复工,逐步促进外贸恢复。

(二) 商业银行支持策略展望

银行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从前期情况来看,我国自上而下出台了多项支持性政策,支持企业渡过疫情难关。而出台政策的落地执行,大部分需要银行的支持。银行对于经济的发展、资金流动速度和效率、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等,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只

有通过银行保持市场的信贷和流动性宽松，并传导至实体经济，才能有效缓解疫情中实体经济受到的短期压力。基于此，在当前形势下保持经济平稳发展，需要金融机构的大力支持，而我国银行业也有能力在关键时刻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应对疫情冲击的影响。在当前严峻的形势下，银行须有效调整经营方式、主动对接疫情及支持经济相关的金融服务需求，以适应新的形势要求。

1. 提高数字金融服务能力

在新的经济形势下，银行应发展与加强非接触式服务，积极调整经营策略，运用金融科技手段创新经营方式，加快数字化转型，通过连接开放、生态共建等方式，精准提升服务效率，以数字科技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保障各种经济贸易活动顺利发展的重要助推力。

2. 加大对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

大力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分类施策、简化流程、高效便捷支持复工复产，并积极支持重点客户、重点行业的信贷需求，有效优化经济结构。特别对于在全球供应链中有重要影响的龙头企业和关键环节的生产供应要优先保障，增加外贸信贷投放。一是对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和行业不盲目抽贷、断贷和压贷。特别是对外贸企业，可通过金融、出口信保等措施支持其保市场、保订单，做好风险防范应对。二是加大支持小微企业的力度，关注小微企业在疫情中的困难，一户一策做好工作预案，为小微企业发展保驾护航。要有针对性地有效对接疫情防控企业的融资需求，开辟绿色通道，加大信贷投放，促进企业生产，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三是围绕国家重点战略，加大对制造业、科创企业复工复产，以及新开工项目的支持力度，包括生物医药、疫苗研发、医疗设备、5G技术、工业互联网等主要领域。从短期来看，只有大力支持制造业复工复产，才能生产出各类防疫物资和居民生活物资，更好地为抗击疫情提供有力支撑，保障基本民生。从长远来看，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对于助力整个社会生产全面复苏运转，稳增长、稳就业意义重大。四是对接全球供应链中有重要影响的龙头企业，进一步加强供应链金融服务，维护产业生态、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性，充分发挥供应链金融对全社会经济领域的推动作用。基于广东整体的工业体系基本齐全，是中国制造业第一大省，特别是珠三角地区，已

经成为国内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的聚集区，产业链条的配套齐全，部分企业已成为全球产业链上的重要一环，因而进一步加大对广东制造业企业复工复产的资金支持，能够进一步巩固并增强我国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在全球的竞争力。五是加强对重大投资项目和基建领域企业的服务，加强对保障社会生产运行必需的供水、供电、能源、通信、公共交通、环保、市政环卫等行业的服务，稳定民生需求的食品加工、运输物流，以及涉农贷款和扶贫项目的信贷支持力度，以更好地发挥政策性金融的逆周期调节作用。

3. 进一步加大产品创新力度

以有效的产品创新作为经营的突破口。产品创新可以弥补经营不足，也是商业银行信贷经营发展的有力抓手。结合当前的情况，可根据复工复产企业的贷款真实性、合理性要求，以及贷款主体合理性和风险可控性等相关风险因素，创新出台适用于复工复产企业的专门贷款品种，并统一风险偏好、提高业务效率。针对因疫情而暂时受困的较优质的存量客户，设计用于支持发展的信贷产品。发挥银行特有的大资管、全产品的优势，强化组合式服务，通过“信贷+投行”“信贷+租赁”“信贷+基金”等方式，综合运用信贷、投行、债券承销、产业基金、资金服务、资产管理、融资租赁、财务顾问等金融工具以及产品组合，为企业精准应对疫情影响提供服务。

4. 加大风险管理力度

针对当前金融市场剧烈震荡带来的新的风险特点，及时做好风险前瞻性管理。针对重点领域、重点产品，做好风险暴露管理。运用好大数据等技术手段，有效防范市场风险、汇率风险等不利因素带来的影响。精准识别真正困难的企业和个人，加强风险防控，最大限度地防止逃废债。

参考文献：

- [1] 陈泽鹏、黄子译、谢洁华、李成青、肖杰：商业银行发展金融科技现状与策略研究[J]，金融与经济，2018（11）：22-28
- [2] 肖杰、陈泽鹏、郑诗捷、李成青、谢洁华：当前疫情影响经济情况及支持经济展望[J]，广东经济，2020（4）：28-33
- [3] 谢洁华、姜珊、李成青、刘璿杰、徐聪：商业银行有效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研究[J]，国际金融，2020（8）：32-38

（责任编辑：杜慧萍）